

陪你倒数*

木糖猫

2011-05-01

纵你有千般不是是万般错误，我都会容忍，陪你数着日子，直到世界的末日。只因为，你曾经那么努力地赋予我生命。

1

我出生的时候彩霞满天，一般艳橘的霞云结束了这个城市的阴霾雨季，预示着瑞好的收获季节到来了。院子里大部分的人都去看久违的晴天，没有谁会留意一个女人挣扎在脏兮兮的床上，她的手指狠命抓着床板，抓碎了白色床单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，残酷地宣告着一个弱小生命的到来。

我也曾对这些形容表示过怀疑，可是杨晓光总是赌咒发誓说句句属实，他说说错一个字就是小狗。

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1023141107/https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82306089.html>

甚至让我用复读机录了核对，每次他讲的内容都相同，居然一个字不差。

他比我大五岁，我出生那天，只有他好奇地躲在我家门旁看，也就是他见证了我的到来，这令我很郁闷，因为，注视我的不是穿白大褂戴听诊器的漂亮医生，而是鼻子下面“挂凉粉”的杨晓光，心里多少疙疙瘩瘩地难过。

“你生下来的时候不会哭，真可怜！我看见你妈妈倒提着你啪啪地打你屁股，然后才哭出声……”杨晓光眯着眼睛，仿佛在回味当时的情景。

“怎么可能？那你看到我流眼泪了吗？我那么小……”我反驳他，一直不相信。

“那倒没仔细看，不过我看见你妈妈哭了，把你搂在怀里哇哇大哭，好像世界末日似的，杨子好怕人！”杨晓光故意打个哆嗦，做出受惊状。我便沉默了，盯着自己的脚尖。

记不清是第多少次问杨晓光关于我出生的问题了。只要院子里有人看到我，叹息着摇头而过，我就会揪过杨晓光，审问我的出生情景。因为那些人表面说：“七宝啊，买菜去吗？好乖啊！”“七宝，作业做完了吧……”但是他们必会在我的背后压低声音说，“好可怜见的，没有爸爸，又没有妈妈疼。你看你看，唉……”

如果杨晓光说的话是真的，如果他没有信口开河吹牛皮，那么那个时候妈妈是抱过我的吧？她的大脸贴着我的小脸，瘦长苍白的手抚摸过我粉红的四肢，那会是怎样一种感觉呢？还是她也曾拉开碎花的窗帘，凝望着随她女儿而来的彩云，为晴天开怀微笑过？

印象里我和妈妈从来没有亲过，十几年的成长岁月里，我和她的距离甚至都遥不可及像银河系里的两颗星，谁也不围绕着谁公转，只是自转，孤单地，漠不关心地。甚至我常得怯怯地仰望她，谨小慎微诚惶诚恐。她总是一副仇人的样子怒视着我，我的对也

是错，错更是错。

班上同学们叫张舒佳、李立翔、程傲雪、贺子豪……他们的名字响亮亮的羡慕人，而妈妈吝嗇到不肯为我取个好听的名字。她不准我的名字带姓，我想她把对爸爸的痛恨全部转到我的身上了。她只是七宝七宝地唤，像叫一只瑟瑟哆嗦的可怜哈巴狗。

2

我假装打扫床底卫生时，偷偷寻找杨晓光说的指甲痕。

我歪着头望着四条长而深的嵌入痕迹惊呆：它们由里面向外呈扇子状辐射延伸，每条几乎半厘米粗细，又长又锐，最后纠结汇聚在一点。食指和中指的两条还带着褐红的血色，触目惊心，妈像四把尖利的刀子扎到我的心。我躺倒在床上，手指试着抠到痕迹的位置，轻轻地滑过，刺痛，难受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妈妈推开门，惊讶的表情，

她不喜欢我在她的房间里乱动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在整理床单……我在收拾屋子……”我赶紧从床上爬下来，唯恐挨骂。可是还是被骂了。

“猪脑子吗？没记性！说过多少次了，我的房间你不能乱翻乱看，你看看这床单……”她抓起床单团吧团吧丢到地上，“和你那个死爸一个德行，越长越像他！去洗！给我拿条干净的来……”他们都说我的妈妈很漂亮，我也这样觉得。可是她骂我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她是《白雪公主》里的巫婆，满脸横肉，于是怕得要死。我抱着床单，将头深深埋在里面，心里特别委屈。

“七宝，你妈妈又生气了？”杨晓光盘着足球，咣当停在我的面前。他一屁股坐在足球上，用手撩拨着盆里的肥皂泡泡。“真搞不懂她，要不，你晚饭来我家吃吧，是红烧鱼哦，还有动画片看……”

我嗯了一声，眼圈红了。杨晓光踢碎过院子里所有住户的窗户，考试也常挂红灯，猖狂到交女朋友

，可是他妈妈从没骂过他，打过他，却变着花样地给他做好吃的，更不用说整洁的新衣服了。而我早就学会了洗衣服做饭，考试排年级第一，乖得像只猫，可还是招妈妈的骂。我轻微地叹口气。

杨晓光拉拉眼皮，“七宝，你多大了呀？”

“我马上 15 岁了。干吗呀？”我没好气地使劲儿揉搓床单，干完这个我还要倒蜂窝煤。上个星期日，我一口气倒了六十多个蜂窝煤，杨爷爷说我比他都能干。上面两层的蜂窝煤干得差不多了，我要将下面两层的倒上去，让所有的煤干透。我的日子是不是总是这么“倒霉”的呢？

“跟 80 岁的老太婆似的，叹什么气嘛？你讨你妈妈欢心就好了呀！把你作文得奖的事情告诉她，她一准儿高兴呗。”杨晓光高我两个头，可是在我看来，他的想法却总是特别天真。

我的心抽搐了一下，如果那么容易，我就不会

闷闷不乐的了。

妈妈忙，没有时间顾得上我。用她的话说，我的学习是我自己的事，一个人连学习都学不好，让大人监督操心，那就是废物了。我的家长签字基本都是央求杨晓光伪签的，我的高分与妈妈无关，我的成就也与她无关。

区作文竞赛特等奖，多么值得炫耀的事情！我小心翼翼地把奖状放到妈妈的写字台上，又怕她看不到，特意摆到正中，旁边放一杯她最喜欢的茉莉花茶。妈妈终于把我叫了过去，我的心里像揣着小青蛙似的惊喜乱蹦。

“七宝，茶叶没了，一会儿你去福茗茶庄买三斤回来，顺带还要买些白卡纸，我要作图用。”

我心凉了，被妈妈的一瓢凉水浇个彻底。但我仍是不死心，“妈妈，你看看这个……”

“这个有什么好看的，得点儿破奖就显摆了吗？”妈妈一把将奖状推到桌边，伏案做她的工作了。

杨晓光让我引以为傲的奖状，我把它丢在了臭水沟里，它平平展展地浮在上面，我用木棍捅了捅，它挣扎着不肯沉下去。痛苦和打骂我一个人承受，那就这样吧。可是我的喜悦却没人能分享，七宝啊，七宝，你还真是可怜呢！

3

我12岁时画过一张画像，那是我幻想的爸爸，他高大英俊，有着硬刺刺的胡须，会吐烟圈，还有一个略略鼓的啤酒肚，可是被妈妈发现后，给撕毁了。她歇斯底里地打了我一顿，说懒得跟她在一起就走好了，她不稀罕我，她谁也不稀罕。

我没地方去，被杨晓光拉起了。和他挤在一张床上，他说七宝，你以后千万不要提你爸爸了，你妈妈受不了，因为他不要你们了。自此以后，我从没提过爸爸，连ba字音都很少发。

有时候，我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，默默地想自己哪里像妈妈，哪里像爸爸。我感觉我和妈妈一点儿都不像，我没有她高瘦的身材，大大的眼睛，只有从出生到现在未剪过的头发相像。我想那是因为我还没有长大，没有足够大。我不希望越长越像爸爸，因为妈妈肯定会很生气，可是她却常说，我和爸爸像，像到让她害怕。

“七宝，收拾完碗筷，把这件衣服换上看看。”妈妈从包里拿出一件粉蓝的衣服，好看极了。我高兴地迅速干完活儿，穿上新衣服。妈妈又拿过梳子，揽过我的头发，一下一下细细密密地梳。“妈妈给你梳个新发型。学习累吧，头发都分叉了，要不哪天剪掉吧……”镜子里映着我们俩。妈妈低眉敛目，我突然特别想哭，好像不祥的事情。“妈妈，你是不是，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？”我的脑袋里浮现出电视里孤儿的父母抛弃他们前都是这个样子，可劲儿地送好穿好吃好玩的，然后随便丢到哪个拐角，父母便消失掉了。

“瞎说，妈妈只是带你去见一个人，你有看他

的权利。”我不懂什么权利不权利。她将我硬塞进出租车，无视我的哀求。下了车，又买了一支雪糕给我，让我越发狐疑起来，只拿着不吃，化得汁水流到裙子上，却破天荒地没有挨骂，我更加悲凉心痛。“七宝，无论别人问你什么，你都只说好，过得很好，知道吗？”妈妈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我。我重重地点头，反复重复着她说的话，我怕我会忘掉。

进了门，这家好阔绰啊！让我顿时感觉自己和妈妈住的是鸽子窝。光滑锃亮的地板抵得上我们学校三分之一的操场大。于是我特别想在上面打“出溜滑”，由这一端痛快地滑到那一端。妈妈快步往前走，我就跟在她后面小心翼翼地“出溜滑”，不小心摔了个仰八叉，妈妈将我拽了起来，狠狠地拧着我的耳朵，骂我不听话。

“喂，怎么打孩子呀？”我看见一个男人从楼上下来，边走边披一件藏灰色的西装，他的面孔似乎有些熟悉，“是赵莹莹吧……”他目光炯炯地望着我，充满了询问。

“是七宝！”妈妈拉了拉我，我向她身边靠了靠。她的手揽着我的肩膀，我的个子还没有变高。

“呵呵，是我的女儿莹莹嘛！来到爸爸这里来……”

我听到一个另外的名字，我朝思暮想的名字和称谓。他叫我莹莹，他是我爸爸。异样的感觉好陌生。妈妈推了我一把，我只好趑趄着走了过去。他牵着我的手，楼下楼下地乱画一个圈。“这里那里这里那里，都是你的房间！”

妈妈还是不要我了，她给我穿上漂亮的衣服，将我丢在了大大的空洞的房间里。她说那里有我的亲爸爸和一个新妈妈。

4

爸爸根本就没有问过我好不好的问题，我想我是白背了。他只是打量着我，像打量一件古董，由上到下，由下到上，末了还扳过来仔细瞧。他的眼圈有

些红，声音哽咽，揉搓着我的头发。“唉，莹莹这么瘦，受苦了。你要什么？爸爸给你买，你说……”

“我叫七宝……”我害怕，想躲可是躲不开，我说我想回家。

他就很生气，说这就是你的家呀！那个家有什么好回的？你还想和神经女人住在一起吗？

我怒视着我的爸爸，我想我和我的爸爸也不亲。十五年来，他从没有走进过我的生活，包括我的破碎的梦境。他让我认新妈妈，我呸了一口，低低骂了句：“放屁，去死！”我歪过头去，我想我的骨子里一定是恶毒的，长满可怕的种子，因为我看见爸爸和她错愕的眼神。

不过我还是承袭了一直养成的习惯，为他们做了桌可口的饭菜，然后一一盛满，双手端到他们的前面，炉子上还煲着饭后饮用的红豆汤，飘出香浓沁心的味道。爸爸他们很满意，带着欣赏的神色。“莹莹，你真棒哦，什么事情都会做，不愧为我的女儿。

”

我放下筷子，瞪着他，“不是你的，是我妈妈的，都是妈妈教给我的！”

爸爸显得尴尬，“呵呵，那是我们莹莹聪明。

吃完饭，我根本无心看超大液晶电视，它闪亮的屏幕晃得我头晕，我只是想回家。

“那个家到底有什么好的？况且你妈妈下岗了，根本养不起你，跟着你爸爸有好日子过！”所谓的新妈妈似乎想给我留个好印象，故意挤出笑容，不过我感觉特别虚伪，因为我看见她脸上扑的粉往下簌簌地掉渣渣，而裸露出的面皮依然绷得紧紧的。

我没有想到妈妈不要我是因为下岗这个原因，我想如果我回去了，肯定会是她的负担了，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

可是，妈妈她是不是吃饭了呢？家门的钥匙只

有我一把，她的衬衫还晾在阳台上，她收了吗？而且她不知道早晨6点菜市场的菜最便宜，刘二哥的鱼买不得，我还欠着米店四块八毛钱……

我站在夜色里的阳台上，凉爽的风拂过我的耳朵，吹起我枯黄分叉的头发。远处是点的万家灯火，一盏光明下簇拥一群欢乐的家人。而我的那盏家灯在哪里？我站了一会儿，感觉特别冷。妈妈让我穿新裙子，漂亮是漂亮，可惜不如我常穿的外套暖和。它是那么虚有其表，华丽无助。

我要逃跑！

我侧耳听着爸爸睡熟了，拎起自己的皮鞋，悄悄打开门。我奔跑在没有人的街道上，凭着印象穿过一条又一条街。我不敢停下来，偶尔有一两个宿醉晚归的人好奇地看着我，我更加加紧脚步。

我一口气冲到家门口，上气不接下气。还好还好，灯，还炫目地这着。

妈妈，我回来了！

5

妈妈从椅子上缓缓抬起头，她死死地盯着我，好像她不认识我似的。她的面前放着未收拾的残羹剩饭。“妈妈，我回来啦！”

“你怎么跑回来了？你为什么跑回来？”妈妈奔过来，抻着我的胳膊，她的力气特别大，尖尖的指甲抓透了我的衣服。“他们是不是打你啦？你说话呀，哑巴了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“没有，爸爸对我很好。”

“那你还跑回来？你回去，去吃你的麦当劳肯德基，穿你的公主裙子去！”妈妈推搡着我，她怎么知道爸爸他们带我去逛街去了？难道她跟踪我？

“我不走，我哪儿也不去！”我攀着门赖在地上，任凭她的拖拉。院子里住户的灯一一亮了。很多

人跑了出来，杨晓光和杨爷爷也出来了。我仿佛见了救星。

“杨晓光，爷爷，李阿姨，你们帮我求求我妈妈，我哪里也不去，你们帮我求求她。呜呜……”

妈妈听从了邻居的劝，将我拉回屋子。她门上房门，我顿时安心了不少，站在空地上抽抽搭搭地哭泣。“你为什么要回来？吃没吃的喝没喝的，你爸说我都把你养傻了。”

“我就是想回来，我不喜欢那里，我宁可吃咸菜！”我夹起一根腌桔梗，咯咯吱吱地大声嚼，混着我的泪水有滋有味。“因为，因为这里有妈妈的味道

妈妈不理我了，她爬上床蒙上被子，我听见她低低地说了声，“真傻真傻。”

夜里，我偷偷推开妈妈的房门，帮她掖了掖被角。妈妈失而复得了，我静静地望着她的脸，月光下皎洁苍白的脸颊，她的枕头角湿湿的，有牙咬的痕迹

。

第二天，我放学一回到家，发现桌上放着一盒生日蛋糕。透过盒子的塑料薄膜，我看见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奶油猴子。旁边写着：“七宝，生日快乐。”我一下子傻掉了，说不出来是讶异还是惊喜。

“别像个傻瓜似的！给你买的呀，今天你生日对吧！赶紧点上蜡烛，咱们吃蛋糕……”妈妈把十五根蜡烛插在上面。我从来没有过正式的生日，不过每年一碗的长寿面倒是有的。望着荧荧的烛光，我的鼻子酸酸的。

我鼓起胸脯噗地一口气吹灭了所有蜡烛。妈妈让我用刀切蛋糕。我刀出一块递给她，然后香喷喷地啃着另一块，啃了满脸的奶油。我又用刀分切很多的小块，装在盘子里，摆在柜子上。妈妈疑惑不解地问为什么，我乐滋滋地告诉她，那些是给杨晓光他们留的，我要骄傲地告诉他们我过生日了，有好吃的奶油大蛋糕。妈妈突然背过身去。

“妈妈，我哪句话说错了吗。”

“没有，快吃吧，刚才有风吹沙子，迷了我的眼睛。”

躺在自己的小床上，拿过床头边的日历，我把用红笔特别画圈的那页撕掉了。我的生日是10月3日，而妈妈记成了9月3日。

6

如果我半夜不多添一块蜂窝煤，我想我永远抓不住那个不确定的结局。

半夜我怕妈妈房间的炉火燃尽，就特意起来添加了一块煤。早晨醒来时，感觉头重脚轻，呼吸困难，整个屋子里充满呛人的煤烟味。我赶紧打开所有的窗户。妈妈沉沉睡着，脸色粉红，我从没有见过如此好看的脸色，妈妈没有一盒胭脂是这个颜色，樱桃般艳艳的，宛如让我窒息的花朵。妈妈怎么摇都摇不醒。我吓坏了，大哭大叫地去求救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喊

的是什么。

我听见尖锐的车声由远而近，红色十字的救护车嘎地停在我面前，乱糟糟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他们七手八脚地把妈妈抬上车，大大的氧气瓶子拧开，各种管子罩着妈妈，她的手没有知觉地垂在外面。

一切都是杂乱无章的，我的眼睛突然模糊了，只是飘着护士的雪白大褂，和妈妈的床单一个颜色。

“我妈妈死了吗？我妈妈是不是会死掉？”我挤到妈妈的身旁，却被邻居们一把拉开，每个人都忧心忡忡，忙忙碌碌，没有一个人回答我。

“七宝，你不要紧张，你妈妈会没事的。”杨晓光伸过胳膊，我一下子隔开，“敢情不是你妈妈！你不知道，妈妈死了，我就彻底没有要了，没人要了！”

我守在妈妈的病床着，医生说她还没有脱离危

险，她的心脏本来就弱，又煤气中毒，他们只能够尽人事，听天命了。如果她四天之内能够醒来，那就万幸，否则……

什么叫尽人事，听天命？我头痛欲裂，早就没有了哭的勇气，我傻傻地望着一动不动的妈妈，像个枯朽的废旧雕像。

妈妈原来单位的领导来了，他拍拍我的头，说小丫头长这么大了？你妈妈可真是不容易呀！当初和你爸爸离婚后，才发现有了你，已经三个月了，我们都劝她不能要你，因为，她有心脏病。可她坚决不听，说孩子这么大了，她没有剥夺你生命的权利，就算也要把你生下来。可惜你在她的肚子里又不是乖乖的听话的，偏偏想早出来，你妈什么都来不及准备，你就等不及了。她只好咬着牙把你生下来。等我们赶到时，你已经睡得好香喽！

是吗？我原来不是乖孩子。我心墙轰然坍塌了。四条触目的指印划呀划呀，划得我的脑海里一片血红。明明你不该要我，明明你可以很轻松地过日子。

四天，我从没有想到生命是可以望着钟表瞪着眼睛数着过的。以倒计数的方法，让你越来越苍凉恐惧。时间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，它不现形就可以夺走你的最爱。四、三、二……

晚上我睡在妈妈的床上，胳膊楼在她的胸前。医生说这样不好。可是我没有听，我想时刻听妈妈心脏的跳动声，微弱的一小下一小下，缓缓地和我的心脏共鸣，它们是有相同的血液流过的。我想即便睡着了，我的心和妈妈的心说的梦话也能够彼此听得懂。

7

“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我妈妈。我有钱，我会准备足够的钱！”面无表情的医生从妈妈的房间进进出出，带着各式的我看不懂的仪器，甚至还会翻开妈妈的眼皮，用手电筒照看她的瞳孔。

我去卖废品，去求爸爸，厚着脸皮和所有我认识的人借，听着小猪扑满里的钱由叮叮当当到哗啦哗

啦到沙沙沙，然后抱着它跑回医院，噗地砸给医生看。那些钱币撒得满地都是。“小姑娘，你放心，你安心地等等。”他们都在安慰我。可我不是小孩子了，妈妈躺在床上，我已经给她擦了三遍脸。

“是不是钱不够，你们不肯救她？我再去找！”我跑回家，尽可能找一切值钱的东西。

我不顾妈妈会生气，翻她的东西。羊毛大衣、项链、手表、书本……我拉开柜子，这些东西她都暂时用不着，我下定决心把它们先卖掉。我的手翻翻拣拣，挑出来的东西越多我就越高兴。突然，我发现柜子角有本奶黄色封上的日记本，写满妈妈的笔迹。

“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这是生活的全部，也是所有快乐的根源。我给女儿起名叫七宝，希望她幸福安康。很不幸，我不能给她完整的家，所以七宝不会附属于任何人，她不附属我，不能姓叶。她也不是她爸爸的附属，不能姓赵。她只属地她自己……”

“我还是痛恨她爸爸，有时候转嫁到七宝身上，这是不对的，可是我管不住自己，好像进入更年期，脾气越来越大……原谅一个被伤害过的妈妈吧……”

“我去医院检查了，心脏功能衰竭得厉害，我怕哪天它突然停止不动了，七宝会怎么办？我严酷地骂她，狠狠地打她，好在离开她时，她记恨我，会很快忘掉我。我是个魔鬼，让那么小的孩子学大人谋生的东西……好在七宝很乖，一直是个乖孩子，我能看着她长到多高呢？”

“七宝今天得了奖！”

“我把她送到她爸爸那里，看他们一家三口走在商场时，我突然感觉很不甘心。七宝神情落寞，她好像看到我了……”

“今天七宝过生日，我给她买了个蛋糕，她吃得很开心。她说把蛋糕留给伙伴们显摆，突然我发现没有给她的东西太多太多，又想到将来也不能给她很多。就这样一直亏欠着她吗？这个孩子是个小大人，

她只央求我给她买过一个生日礼物，是个麦兜猪。她说宝字盖下来是个‘豸’才是‘家’……”

我合上日记痛哭流涕。妈妈真傻，真傻！七宝是她的七宝，七宝只是她一个人的，连她自己的都不是！

杨晓光和我一起陪在妈妈身边，他说七宝你看，你妈妈的眼睛好像在动。

8

妈妈醒来，我终于没有错过，她第一眼见的人是我。

妈妈要喝水，我泡了香茉莉，病房里福尔马林的味道顿时轻散了很多。

“妈妈，你打我吧，我把家里的东西卖掉了，而且又和爸爸借了很多钱……”

妈妈斜靠在床头，旁边的百合触到她柔软的发梢，好像给她戴了一朵洁白的花朵。

护士进来，放下针剂。“你女儿真好呢，陪你整整四天，几乎没怎么合眼，我们都顶不住！”

妈妈凝视着我，深深地呷了口茶，埋下头去。

“七宝，妈妈对不起你。你是不是怀疑过，你不是我亲生的？”

我给她倚了倚枕头，没有说话。妈妈渴望地望着我。我说是。她的神色便黯淡下去。“哦。那是真的，你不是我亲生的。”

“放屁，你胡说，我是你亲生的！我是你冒着生命危险生下来的，生的时候彩霞满天，生我时候很痛苦很痛苦……”我噤里啪啦地说，这是我第一次硬生生地顶撞妈妈。她不够诚实。

妈妈笑了，“七宝，你怎么能说粗话？该打！

”她扬起巴掌，我把头伸过去，“妈妈你打我吧，你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，最好打我一辈子……”妈妈的手垂下来，转而搂住我的肩，我扎到她的怀里，没鼻子没眼儿地哭了。杨晓光也跟着哭了。

我们互相伤害，两败俱伤，我们却又相依为命，共度余生。

妈妈们发脾气、嫉妒、暴躁、打人、反复无常、不理解人……那又有什么关系？世界上所有的妈妈都不需要认错，因为她们曾经那么努力地把我们带到界上来。